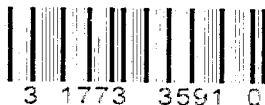

瑪爾谷福音概論

著 余 卞

譯 周 士 良

上海教區主教 龔 准

土山聖印書館出版



3 1773 3591 0

■ 瑪爾谷福音概論 ■

一、作者考略

照天主教古籍的記載，第二福音的作者是瑪爾谷。現代學者也沒有一人反對該說。古書還稱瑪爾谷和十二徒之首伯多祿有密切關係，福音所記便是伯多祿平時的宣講。關於這一點天主教古代「教父」持論也完全相同，絕無異議。最早的是小亞細亞希拉波立城主教柏比阿斯（Papias）。柏氏在二一五至二三〇年間，輯錄宗徒時代舊聞，追述「長老若望」（註一）的話：

「老（若望）所言如此：瑪爾谷曾任伯多祿的翻譯，據記憶所及，直敘耶穌生平言行，未加編次，——因為瑪爾谷本人並未親聆耶穌，也沒有列在耶穌門下，僅以後追隨伯多祿。（伯多祿）照當時的需要，宣講口說，沒有將耶穌的言論，整

ME
B371
76

理成書，因此瑪爾谷單憑記憶，追述若干事，這不是瑪爾谷的過失。因為瑪爾谷只注意一點：記錄所聞一切，不遺漏，不欺妄。」（註二）

這一段是否全出老若望，或「因為」以下，是柏氏本人的註解，姑置之不論，至於所論要點：出於教中舊聞，可以追溯到瑪爾谷生時，則確無可疑：瑪爾谷襄助伯多祿傳教，伯多祿宣講時用阿拉密阿語，瑪爾谷譯為希臘語，還筆錄成書。

後一代的天主教學者，都承認瑪爾谷福音與伯多祿宣講的淵源關係。一五五年前後，羅馬學者儒斯定（St. Justin）在『答脫里豐問』一書中，（註三）曾徵引瑪爾谷福音，名為「伯多祿回憶錄」，所引的一段是說「西滿得耶穌錫名伯多祿，和戴伯德二子雅各伯若望號『巴乃熱』，義為雷霆之子」。按二事雖見於其他福音，但只有瑪爾谷福音合在一起谷，三，¹⁶—¹⁷。或以為儒斯定所引出於『偽伯多祿福音』（書佚）。該說純屬臆斷，毫無根據。儒斯定是否讀到該偽福音，還是疑問；儒斯定書中即使有兩三段文字（註四）與偽福音相同，並不證明出於偽福音；合理的解釋是：儒斯定與偽福音作者應用同一史料，可能是「比拉多行實」（儒斯定曾引用該書）（註五）

儒斯定後，各地學者，如一八〇年左右里昂城主教依肋納，第三世初年迦太基學者忒滔良，亞歷山大里亞城教授克力門，稍後有忒利振等，（註六）都說瑪爾谷根據伯多祿的口說，纂輯第二福音。三一五年左右，天主教教史開山祖，塞乍利阿城主教歐瑟伯稱瑪爾谷福音為教會正經之一，該書真偽，從未有人懷疑過（註七）。

這瑪爾谷，究是何人？法 Benan 說：瑪爾谷在當時『並非重要人物，後人決不會假托他的名字』（註八）；則古代教會所以列瑪爾谷為福音作者，因為第二福音確實是瑪爾谷的著作。關於瑪爾谷的生平，『新約』上有不少寶貴的記載。宗徒大事錄屢次提到一耶路撒冷的信徒，名『若望』宗，十三，5，13，或名『若望；別號瑪爾谷』宗，十二，12，25；十五，37，或簡稱『瑪爾谷』宗，十五，39。當時猶太人除希伯來名外，尚有希臘或拉丁別號；『若望』是希伯來語，『瑪爾谷』（Marcos）是拉丁文 Marcus 的希臘寫法。這別號瑪爾谷的若望，便是第二福音的作者，這是現代學者的公論。

據宗徒大事錄，瑪爾谷一家是耶路撒冷天主教初期信徒中比較重要的家庭，大概伯多祿手中受洗入教，因此和伯多祿有特殊關係。伯多祿被猶太王黑落德亞各力巴

逮捕繫獄，得天使解救出獄，「逕赴若望之母瑪利亞家中，時有多人集其家祈禱」^{宗，十二，12}。這是紀元四四年的事。

就在這時，巴爾納伯和保祿兩人（保祿已經歸正多年）抵耶路撒冷，攜來安提阿城教會所籌捐款，賑濟加利肋亞省信徒。巴爾納伯是當時天主教傳教士中最活動的一人，便是瑪爾谷的表兄^{哥，四，10}。兩人離京返安提阿時，攜瑪爾谷同行^{宗，十二，25}。瑪爾谷便隨兩人出國作第一次傳教旅行^{宗，十三，5}。三人先至塞浦路斯島，後渡海在小亞細亞登陸，進抵旁非利亞省別迦城。瑪爾谷竟捨兩人，獨回耶路撒冷^{宗，十三，13}（原因不詳，旅次最容易看出各人的性格）。保祿對於瑪爾谷此舉，深感不滿。五十年上，保祿與巴爾納伯準備從安提阿城出發，作第二次旅行，巡視各地教務，兩人爲了瑪爾谷，發生齟齬。巴爾納伯欲挈瑪爾谷同行（這時瑪爾谷也在城中），保祿堅決反對，結果兩人分手，巴爾納伯與瑪爾谷搭船至塞浦路斯島，保祿則與西拉陸行赴西里西亞^{宗，十五，36—40}。

保祿與瑪爾谷之間的芥蒂，不久即告消釋。六〇或六一年上，保祿初次囚居羅

馬，等候朝廷宣判，左右有瑪爾谷，代瑪，路加，厄巴弗拉，亞利斯達而谷，與別號猶斯督的耶穌諸人衆，²⁴；哥，四，¹⁰⁻¹¹。瑪爾谷與亞利斯達而谷，耶穌三人是猶太籍，襄助保祿在羅馬開教，爲保祿是一極大安慰哥，四，¹¹。據同書（致哥羅森人書），瑪爾谷擬至哥羅西一行，保祿囑城中信徒善爲欸待哥，四，¹⁰。但是否成行，不得而知。

保祿殉教前，第二次逮繫羅馬時，左右星散，不勝今昔之感：代瑪牽於俗務，已捨保祿回帖撒羅尼迦，^{第後，四，九}其他同事，也因教務四出，^{第後，四，¹⁰，¹²}，瑪爾谷也在東方，僅有路加一人作伴。保祿致其愛徒弟茂德書中。（這時弟茂德大概在以弗所城），促弟茂德來羅馬，並囑弟茂德邀瑪爾谷同來：『望吾兄攜瑪爾谷同來，彼於傳道，大有用也』^{第後，四，¹¹}。這是保祿對於瑪爾谷的忠誠謙抑，所作最後而最佳的評語。『瑪爾谷已經不是過去的青年了。保祿明白指出瑪爾谷的特長：瑪爾谷甘處人下，不矜能，不炫才，推賢讓能，願供他人役使，跡雖不顯，確是難能可貴。』
（註九）

保祿心目中，瑪爾谷是一辦事勤懇的良好助手。至於瑪爾谷與伯多祿相識比較早，

關係一定更深摯，伯多祿在書中，稱瑪爾谷爲『吾兒瑪爾谷』^{伯前，五，13}，代瑪爾谷致候本都，加拉細亞：（伯前，一，1）各地教會，可見瑪爾谷一定在上述各地工作過，否則不會相識。該書發於羅馬，（書中所稱巴比倫教會，卽指羅馬），則瑪爾谷這時也在羅馬。書寫於伯多祿殉教（六四年）前不久。

根據古籍，瑪爾谷在羅馬時，撰定福音，但究竟成於伯多祿殉教前或後，古書所論不一。依肋納稱伯多祿伯祿卒後，瑪爾谷追記伯多祿口說的福音。（註十）亞歷山大里亞城學者（以克力門爲代表）則謂瑪爾谷福音成於伯多祿生時：『羅馬信徒聽到伯多祿的訓誨，請瑪爾谷將宗徒口說，筆之於書，瑪爾谷答應了他們的要求，』（註十一）二說一前一後，不知孰是。主後說的，以爲依肋納所云，不能拘泥字面，依肋納的本意，不在確定福音成書的時期，而在說明伯多祿死後，生平言論，得瑪爾谷福音而流傳後世，福音所述確能代表伯多祿的口說。證以路加福音的成書時期，該說比較可取：路加與瑪爾谷在羅馬相識，路加撰福音在瑪爾谷後。路加寫定福音後，續撰宗徒大事錄，而宗徒大事錄成於六十三年左右（雖非定論，但大致可靠），因此瑪爾谷福音當

成於六十三年前。主前說的學者（註十二）也都主張瑪爾谷福音成於耶路撒冷毀滅前（七〇年）。實際兩說相差不過數年。

照大多數學者的考證，伯多祿在六四年殉教，保祿在六七年殉教。瑪爾谷在伯多祿卒後，離羅馬至東方，故保祿第二次被捕時，移書弟茂德，囑弟茂德邀瑪爾谷重返羅馬。

舊說亞歷山大里亞城教會溯於瑪爾谷，見歐瑟伯教史（註十三）。但瑪爾谷在該城傳教詳情和晚年事蹟，史無明文，只能付之闕疑。

二、本書的內容與特點

四福音古注，以瑪爾谷福音最少。傳世的一部希臘文瑪爾谷福音注（經學者考定，最早成於第五世紀，作者大概是安提阿城學者 Victor），作者說，當時欲覓一瑪爾谷福音注，竟遍訪不得，而瑪竇若望二福音注本層見叠出，路加福音注也有多種行世。（註十四）

古代學者不注意瑪爾谷福音的原因，顯而易見：瑪爾谷福音所錄耶穌言行，差不

多全部見於瑪竇路加二福音。而二福音故事有許多不見於瑪爾谷福音。爲此十二世紀一注解瑪爾谷福音的經學家 Bruno d'Asi (卒於一二五年) 以爲注解瑪爾谷福音輕而易舉，因爲大部分文字已見於瑪竇福音。如將前三福音作一比較，則瑪爾谷所獨有的不過五十節：

愈難瘡與瞽者兩靈蹟（谷，七，31—；八，22—）；

譬喻一（四，26—29）；

耶穌母弟促耶穌返家，與耶穌被捕時，一少年赤身遁逸二事（三，20—21；十四，51—52）（註十五）

瑪竇路加二福音所載耶穌幼年與施洗若翰事蹟，山中聖訓，耶穌遣發宗徒前的訓話，和許多重要譬喻，瑪爾谷福音都付闕如。

柏比阿斯早已注意到這一點，因此說瑪爾谷所記事蹟不多，單憑記憶所及，正確記錄。以內容而論，瑪竇路加二福音比較完備，凡有志奉教者所應知的耶穌言行，已經囊括無遺。瑪爾谷福音不然，只能供「傳教士備忘參攷之用」，（註十六）僅列耶穌少數重要事蹟，證明耶穌卽默西亞，天主聖子。

瑪爾谷福音過於簡略，不爲古代學者注意，却特別得現代學者的垂青，學者爭爲作注，已經不以瑪竇福音節本視之。這種嬗變，並非出於學者的阿好，瑪爾谷福音的確最適合現代的需要。現在治學的趨勢，是『精審』，求精審，當然歡喜簡潔直接的著作。而瑪爾谷福音的特點便是：質樸現實：這是學者的公論。Taine稱瑪爾谷的作風『率直豪爽』，Wellhausen也說本福音文字最能代表大衆文藝的老辣；英基基督教學家，如 Swele, Stanton，都推崇瑪爾谷的文筆，清新生動，自成一格。希臘文學專家 Hubert Pernot 所論亦然：『瑪爾谷一定沒有受過文學訓練，但福音希臘原文，細膩生動，有目共賞』（註十七）。

法 Bosquet 稱瑪爾谷爲『節略聖手』（註十八）（語本奧斯定）（註十九），這種批評，很容易使人誤會，貶低第二福音的價值。如以前三福音作一統計，瑪爾谷福音的確篇幅最短，不過七四六節而瑪竇福音有一〇六八節，路加福音一一四〇節。但同一故事，比較三福音文字，則瑪爾谷敘事最詳細，最生動，最具體。今將三福音所記耶穌復活雅依路幼女事，分列於后，可以看出瑪爾谷非但不省略，反而較瑪竇路加速爲詳盡：

瑪竇福音

(九，18—25)

瑪爾谷福音

(五，21—43)

路加福音

(八，40—56)

18 言未竟。

有會董來叩曰：

『吾女甫死，務求惠臨撫其身，女必生矣。』

19 耶穌起而隨之，弟子偕行。

20 一婦患血崩已十有二載，

踵其後，撫其衣角，

21 既渡，衆羣集而迎之，登

岸，

22 有會董名雅依祿者一見耶

穌，卽俯伏足前，

23 而懇之曰『小女病篤，危

在旦夕，求惠然臨舍，一

撫其身，俾痊而得生。』

24 耶穌偕之往，衆人蜂擁而

隨，

25 中有一婦，患血崩者十二

年，

40 耶穌歸，衆方佇望，欣然

納之。

41 有會董名雅依祿者，跪伏

耶穌足前，求赴其家。

42 蓋彼惟有一女，年十二，

病瀕危矣。

耶穌起行，人極擁擠。

43 一婦患血崩者十有二年，

曾就多醫，盡耗家貲；卒

無能療之者，

21 意謂第能一觸其衣，即可全復。

26 爲羣醫所誤，盡耗所有，非惟罔效，且增劇焉。

44 該婦潛至耶穌後，撫其衣角，

27 聞耶穌名，雜人叢中，踵至，撫其衣，

血崩立止。

28 自謂苟得一撫其衣，吾必愈矣。

45 耶穌曰：『孰撫子者？』

29 頃刻血崩果止，沈痾霍然脫。

30 耶穌立感有靈力發自其身，顧謂衆曰：『誰撫吾衣？』

衆不承，伯多祿及餘子乃曰：『夫子，羣衆擁擠耳。』

31 其徒曰『羣衆紛紛相擠，尙問誰撫子衣耶？』

46 耶穌曰：『必有撫子者，蓋子感有神力發自吾身。』

22 耶穌顧視之曰：「女兒安心，爾信玉汝於成矣。」
婦從此康復。

32 耶穌環視，欲見撫衣者，
33 婦知不能隱，慙焉而懼，
遂俯伏足前，具以實告。

34 耶穌謂之曰：「女兒，汝之信德，玉汝於成矣。平安以歸，享爾健康。」

35 言未畢，有人自會董家來
報曰：「汝女已死，何復勞師？」

36 耶穌聞言，謂會董曰：「勿懼，第信。」

37 耶穌禁衆同行，惟攜伯多祿雅各伯暨弟若望與偕。

47 婦知不能隱，慙焉而前，
伏其足下，當衆具道撫衣之故。及如何立愈事。

48 耶穌曰：「女兒，爾之信德，實玉汝於成，其安心以歸。」

49 言未已，有人來自會董家，
報曰：「汝女已死，毋勞夫子。」

50 耶穌聞言，謂之曰：「毋懼，第信，必救汝女。」

23 耶穌既抵會董家，見吹簫者已至，人聲嘈雜，狀至紊亂；乃諭之曰：

24 「且退，女未死，第寢耳。」旁人嗤之。

25 既疏衆，

耶穌入室，執女手，女起。

26 於是聲名洋溢乎四境。

38 既抵其家，聞哀號之聲，狀至紛亂，

39 進而謂衆曰：「何爲喧嚷悲哭，女未死，乃睡耳。」

40 衆皆笑之。耶穌遣衆出，率女之父母與偕來之徒，逕至女處，

41 執其手曰：「大利達固米！」譯言「女郎，吾命汝起！」

42 卽起且行。女時年十二。衆覩此靈蹟莫不駭絕。

43 耶穌嚴戒勿宣，惟命進食於女。

51 耶穌既至其家，惟許伯多祿若望雅各伯及女之父母，與之同入。

52 衆人哭女甚哀，耶穌曰：「勿哭，女實未死，寢耳。」

53 人知其已死，諂之。

54 耶穌執女手，呼曰：「女兒，起矣！」

55 魂返而立甦，耶穌命予之食。

56 父母驚喜欲狂，耶穌諭曰：「不足爲外人道也。」

上面一段最能表現出瑪爾谷福音的特長，但類似的例子——尤其關於耶穌在加利肋亞省傳教事蹟——多不勝舉：如

耶穌在葛法翁初行靈蹟：谷，一，21—28；路，四，31，37；

谷，一，29—34；瑪，八，14—17；路，四，28—41。
谷，一，40—45；瑪，八，1—4；路，五，12—16。

癒癱瘓：谷，二，1—12；瑪，九，1—8；路，五，17—26；

（谷十二節，瑪，十節，路，十節）

平風浪：谷，四，35—41；瑪，八，23—27；路，八，22—25；

驅穢魔：谷，五，1—21；瑪，八，28—34；路，八，26—40；

（谷廿一節，瑪七節，路十五節）

初次增餅：谷，六，30—44；瑪，十四，13—21；路，九，10—17；

（谷十五節，瑪，九節，路八節）

驅痞魔：谷，九，14—29；瑪，十七，14—21；路，九，37—43；

（谷，十六節，瑪八節，路七節）

三福音相較，瑪爾谷福音敘事最詳，路加福音脫胎於瑪爾谷，而略去若干細節，

瑪竇福音則僅述大概。

瑪爾谷福音雖然詳盡，但並不繁冗，並不減削敘事的生動；相反，書中人物都栩栩如生，活現紙上：耶穌，門下弟子，法利塞黨人，羣衆的態度，姿勢，目光，表情，都刻劃盡致，如見其人。描寫清晰適勁，有時不免粗率，但決不矯揉做作，刻意求工。

瑪爾谷豈非一文章能手，不求工而自工嗎？絕對不是。Taine 說瑪爾谷根本不通文墨，這種批評未免失之太苛，瑪爾谷懂阿拉密阿和希臘兩種文字，能說能寫，當然不是目不識丁的僮夫。但瑪爾谷決不是文人學士。現代學者雖然讚許本福音的質樸清新，但也注意到書中修辭結構的拙劣。瑪爾谷的希臘文，非常生硬枯澀，還不脫阿拉密阿文的語氣（但並非說福音是一譯本）。書中寫不同的人，而用字佈局，千篇一例，極少變化。非但記兩次增餅谷，六，30—44；八，1—9，大同小異，如癩癧瘡與盲者二事谷，七，23—34；八，22—23，耶穌遣徒覓驢和準備巴斯卦筵兩段谷，十一，1—6；十四，13—16；首章的驅魔與四章的平息風浪谷，一，25—27；四，39—41，都是如此。此外，每次述耶穌對宗徒或羣衆訓話，谷，三，13，23；六，7；七，14；八，1，34；十，42，

十二，⁴³，都用同一公式開場；記訓話地點，或『在屋中』谷，七，¹⁷；九，⁸²，³³；十，¹⁰，或『在路上』谷，八，²⁷；九，³³；十，³²，或『在曠野』谷，一，³⁵，⁴⁵；六，³¹，³²，或『離開人羣』，前後反覆，只有四種寫法。『瑪爾谷敘事的特點之一，便是常注意到耶穌的視線，可以想見耶穌如何凝眸注視聽衆，洞燭肺腑。但是瑪爾谷筆下，差不多常用同一動詞，耶穌的目光，表示讚許或責斥，必須看上下文纔能分別谷，三，⁵，³⁴；五，³²；十，²³；十一，¹¹。』（註二十）從此可以看出瑪爾谷的希臘文程度與寫作能力了。

瑪爾谷決不以學者自居，編撰福音的本意，不過追述所聞故事，只求詳盡，文章工拙，絕不措意。有些人觀察力比較強，陳述一事，能繪聲繪色，娓娓動聽。瑪爾谷也有這種天賦的特長，能着眼於許多細節，因此敘事能描摹盡致，千載如見。但缺乏文學的修養，不懂結構佈局，不作通盤計劃，只會平鋪直敘。需要說明時，便隨意插入一二句作爲說明。史家描寫人物時，各種情節，一定妥爲佈置，面面俱到，鉤劃出整個面目。瑪爾谷沒有這種能力，只會據事直書，沒有層次先後，必須讀者自己融會貫通。譬如敘耶穌復活雅依祿幼女事，收束處纔點出幼女年齡：『女年十二』谷，五，⁴²，

如和路加福音比較，二書工拙立見：路加福音開端便註明女孩年齡路，八，42。再舉一例：耶穌答一會黨問，路加起句便說明問者身份路，十八，18；瑪爾谷在篇末寫該人不肯接受耶穌的忠告，纔插入『因為他很有錢』一句谷，十，22。這種寫法，我們讀時，反如異峯突起，格外醒目。再如耶穌葬後，次日瑪利亞等謁墓，看見墓石已經移開，瑪爾谷至此加入『該石極龐大』一句作爲說明。（註二十一）如此敘事，難免重複，如寫耶穌被釘十字架上，兵士拈鬚分耶穌的衣服，瑪爾谷注意到上文沒有指出時間，便硬插一句：『他們釘耶穌，正是三時』谷，十五，25。普通人談話不嫌嘮叨重複，瑪爾谷也犯這種毛病。

瑪爾谷既然不善作文，爲何福音所寫人物故事，能如此活潑生動呢？這不能歸功於瑪爾谷的寫作天才。瑪爾谷並沒有什麼天才。況且福音上所表現的耶穌，閎深莫測，却又一氣呵成，基督的謙抑與偉大，弱點與德能，人性與神性，融合無間，絕無支離割裂的痕跡；就算瑪爾谷有天才，也不能有這種成就。福音傳神之筆，只有一種解釋，便是教中古籍所指出的解釋。瑪爾谷本人並未師事耶穌，（註二十二）福音所載，得之於伯多祿；瑪爾谷先聽到伯多祿口頭宣講，然後筆錄成書，相距時間不長，因此

記憶明晰，能準確記出伯多祿的談話。

漁夫獵人的眼光，慣常比一般人銳利，善於辨別魚踪獸跡，伯多祿捕魚出身，也有這種本領，能注意到週圍一切，因此談論基督行事，能歷歷如繪，使基督活現目前。當時情景，雖然小端末節，無關大體，但常縈迴心中，所以能脫口而出，使聽者如見其人，如歷其境。譬如：

戴伯德二子雅各伯若望，聽了耶穌的話，立刻捨其父與『所備船夫』谷，一，²⁰跟隨耶穌；

耶穌在葛法翁城，第一次安息日，到西滿安德肋家中，『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外。』谷，一，³³；

有時耶穌與門徒忙得連進食的時間也沒有谷，六，³¹；

有時耶穌防聽衆過於擁擠，命人預備一小艇谷，三，⁹；

癱瘓求耶穌治病，『有四人抬着一個癱子』谷，二，³；

耶穌首次增餅前，『有很多人從各地步行而來，比（耶穌）先到』谷，六，³³，耶穌吩咐他們，分爲五十人一組，或百人一組，坐在『青草地上』谷，六，³⁹（按巴

力斯坦常用「青草」二字指春天）

門徒乘船渡海，耶穌踏海趕到，「他在水上行走，好像要越過他們前進」谷，六，⁴⁸。

七，八兩章記耶穌治療盲啞二事，寫得更詳細：

「（耶穌）把手指放在他耳中，吐唾沫放在他的舌頭上，仰天嘆息道：厄弗達」谷，七，³³，³⁴；

盲者最初「看見行走的人，和樹木一樣」谷，八，²⁴。

此外，如寫耶穌末次赴耶路撒冷，「耶穌在前領路，門徒都驚慌，恐懼不安」谷，十，³²；

進城前，耶穌命二徒覓驢，二人「在大街上一家門外，果然找到了一匹拴着的驢子」谷，十一，⁴；

這種例子，俯拾即是，不勝枚舉，我們從此可以看出瑪爾谷敘事如何準確詳細。

「古人作文，不喜用專名和正確字數」。（註二十三）瑪爾谷相反，不重修辭，只求記錄的忠實，書中對於地名人名字數都詳載不遺（註二十四）。

瑪爾谷福音敘事，是否遵照經過的先後？這還是聚訟的問題，若干學者認為除最後一週外（受難經過），其餘事蹟並不遵照先後次序。伯多祿宣講時，雖然不注意年月，但根據親身經歷，無意之間道出耶穌傳教工作進行的程序，瑪爾谷筆錄時也保留不變：

（一）耶穌在加利肋亞省自由傳教，深得民衆的擁護；

（二）法利塞黨開始反對耶穌，仇視心理逐漸滋長；

（三）耶穌受法利塞黨排擠，遴選優秀弟子，予以特殊訓練；

（四）耶穌作傳教旅行，避開法利塞黨的陰謀，同時繼續教育門人；

（五）耶穌在耶路撒冷城中和法利塞黨決裂，與最後結局。

這種次序，完全合乎情理，瑪爾谷不懂修史的方法，當然不會自出心裁，『一定根據伯多祿本身的經歷。從此可見瑪爾谷編撰福音時，大部史料，來自伯多祿。』（註二十五）

第二福音的史料來源，主要是伯多祿，而且書中所寫十二徒，也以伯多祿最成功；可以說十二徒中，只明白表現出伯多祿一人的個性：意見最多，興緻最好，事事搶先，最喜饒舌；信心勃發時，承認耶穌是『默西亞』谷，八，29，五分鐘後，便反對

耶穌預言受難谷，八，32。十二徒如有問題，如有意見，伯多祿常是代言人谷，九，5；十，28，伯多祿和安德肋兄弟二人最先入門，谷，一，16；十二徒名單上，伯多祿常列在第一谷，三，16。十二徒中只有伯多祿和戴伯德二子雅各伯若望三人參加耶穌生平三件大事：復活雅依祿幼女，大博爾山顯容，山園祈禱谷，五，37；九，2；十四，33。伯多祿的個性並未經作者渲染變相。瑪爾谷福音也記載伯多祿的墮落與改過，而伯多祿的許多光榮事蹟反付之闕如。瑪竇福音所載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元首：『汝乃磐石，子將建吾教會於斯石上。』瑪，十六，18一段，不見於瑪爾谷福音。伯多祿宣講時，不願自炫，一定絕口不談；瑪爾谷明瞭老師的深意，也略去不提。

伯多祿只求顯揚『耶穌基督（默西亞）天主聖子』，這是瑪爾谷福音的起句，也是全書的主意。過去學者對於瑪爾谷撰福音的用意，極多爭執，有人認為瑪爾谷著書，重在論證，書中敘事，難免不受影響。M. Loisy 特別指出瑪爾谷與保祿的關係：『瑪爾谷可能是保祿的門人，至少瑪爾谷一定極崇拜保祿，是擁護保祿的有力分子。我們可以說瑪爾谷撰福音，是故意模仿保祿，完全照保祿的見解發揮原始教義。』（註116）Loisy 所謂『模仿保祿』，是說瑪爾谷歪曲事實，附會教義。這種見解，不

值一駁，現代過激派學者也都反對該說。祇要一讀福音，便可以看出作者直錄回憶，並不融入本人的主張。書中證明耶穌是默西亞，是天主，耶穌的死亡有救世的價值，救贖的對象是人類全體。各點和保祿書信的主張暗合：這不足為奇，因為這是天主教的基本教義。『這是基督福音的綱領，不但保祿，第一世紀宣傳基督福音的人，都有這種論調：假使說瑪爾谷模仿保祿，那末也可以說伯多祿模仿保祿，』（註二十七）瑪竇路加若望三福音也模仿保祿！

這種批評，完全出於個人臆斷，毫無根據。我們該從本書文字，推求全書的意義：耶穌的言論，耶穌的行事，證明耶穌是天主聖子。瑪爾谷不是哲學家，寫福音不是為發揮自己的學說，解答外界的責難。書中沒有議論，不說明史料來源，連舊約中先知的預言也極少徵引。全書以教會代表的身份，向一般略知教義的聽眾，敘述基督的生平。書中提到和耶穌有關的人物，沒有一字說明，好似讀者早已認識，不需要介紹。嚴格地說，全書並不描寫耶穌的個性；單述耶穌的言行，而耶穌的個性自然呈露。作者認為耶穌的談話行事，本身自有力量，不必整理編次；一人不抱成見，如最初拜在耶穌門下的幾位弟子，（路，一，14—20）十字架下的巴總（谷·十五，39），聽見後

自會信服。唯理派學者指摘瑪爾谷過分着重靈蹟，靈蹟幾佔全書大半。不知當時猶太人一面堅信惟一真神，一面企望一轟轟烈烈的『救主』，假使不看見靈蹟，決不會相信耶穌！釘死在十字架的耶穌——爲天主。英學者 H. C. Wood 說：『寫耶穌傳，而不寫出時人信從耶穌的原因，這部傳記，在史家眼中，不會正確可靠。』（註二十八）瑪爾谷便寫出時人信從耶穌的原因，寫出耶穌與天主教的關係。照唯理派學者的見解，瑪爾谷必須說明天主教憑空而來，纔有歷史價值！

舊傳瑪爾谷福音成於羅馬，細譯書中文字，對於該說毫無抵觸。相反，書中屢次說明猶太習俗（如七，3-4；十二，42），則本書的對象，決不是巴力斯坦的讀者。此外，第十五章廿一節稱：『西肋奈人西滿，』即亞立力與路福之父，瑪爾谷所以插入這一句，一定因爲讀者認識二人；考保祿致羅馬人書中羅，十六，13『問候主所簡擢的路福及其母，亦即我母』，大概就是西滿之子，這時正在羅馬，保祿與路福母子可能在猶太相識的。最後全書選用到許多拉丁名詞（註二十九），『雖不能直接證明瑪爾谷福音一定成於羅馬，至少證明作者比僑居巴力斯坦的希臘人更熟悉拉丁社會習尚。對於教會舊說，可以說是極好的旁證。』（註三十）瑪爾谷福音所載耶穌的言論，遠較瑪

竇路加二福音簡略，但是已經包括了基督信徒持身處世的主要法則。前人稱本福音爲『十字架的福音』：耶穌是救主，勝利的救主，却是用苦難屈辱致勝的救主。誰想澈底認識耶穌，先該懂得十字架的意義，先該認識『犧牲，恥辱，痛苦，舍生取義的十字架』：『人欲從子，必先舍己，負其十字架而隨我後』谷，八，34。

讀了耶穌這句話，再讀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e）論第一世紀中葉羅馬城中天主教信徒的一段文字，便可以看出當時伯多祿的聽衆，瑪爾谷福音的讀者如何實踐耶穌的教訓。紀元六十四年七月（十九至二十八日）羅馬大火，全城三之二付之一炬，尼祿帝（Néron）強誣信徒縱火，發動了第一次教難，塔西佗追論此事，說：

『當時對於起火原因，多惡意猜測，人言藉藉，（朝廷）雖然大量救濟，舉行禳災祭祀，用盡各種方法，不能平息輿論；爲遏止浮言起見，遂定民衆痛恨的『基督信徒』（Christiani）爲主犯，處以極刑。Christiani一字起源於基督。這基督是提庇留帝朝，被總督比拉多處死的。該邪教暫時斂跡，不久重新猖獗，不但流行猶太，還傳到羅馬；入教的爲數極衆。凡自承爲信徒的，先加逮捕，再根據他們的口供，又搜獲一大批，按問伏罪，竟是人類公敵，縱火還在其次。治以普通死刑，還不足以壓人心。

因此想出種種慘刑以快耳目，他們或身披獸皮，被惡犬撕裂而死，有的縛在十字架
上，（或週身傅油），日落後燃點，作爲照明火炬。尼祿帝還開放御花園，任民衆遊
觀。同時在馬戲場舉行馬車競賽，帝身穿御者服裝，混在觀衆間，有時也參加競賽。
他們（信徒）雖然罪大惡極，百死不足惜，但民衆覺得朝廷的措置，並非爲公共利
益，祇爲發洩獨夫的殘酷，因此對他們也動了惻隱之心，……」（註三十一）

現代唯理派學者，也和當時羅馬民衆一樣，對於這一批以伯多祿爲首的『愚夫愚
婦』，上了基督神話的當，犧牲在昏君的淫威之下，總算也表示同情扼腕！

法巴斯噶（Pascal）說：『爲證明某些事實，許多人肯拋頭顱，灑熱血，我到很
情願相信這些事實。』這種態度，大概比較近人情，比較合理罷！

註一：『長老若望』又名『老若望』如非宗徒若望，至少與宗徒相稔：可讀『瑪
竇福音概論』。

註二：柏氏原書已佚，歐瑟伯教史（卷三，三十九章，十五節）引該文。

註三：『Dialogue avec Tryphon』第一〇六章。

註四：

見儒斯定，『辯教前書』第三十五章，『答脫里豐問』第一〇八章。

註五：

儒斯定引『比拉多行實』見『辯教前書』第三十五章。說本英基督教經學家 V. H. Stanton (The Gospels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上冊，頁九七—一〇三)

註六：

Irénee, *Adversus Haereses*, 卷三，一章一節，十章，六節。Tertullien, *Contre Marcion* 四章，五節。

克力門語，見歐瑟伯教史，卷二，十五章，卷六，十四章；柯利振語，見歐教史卷六，二十五章。

註七：

見教史，卷三，二十五章。

註八：

Renan, *Les Evangiles*, 頁一一四，註一。

註九：

Lagrangé, *Evangiles selon Saint Marc*, 緒論頁二〇。

註十：

Adversus Haereses, 卷三，第一章。

註十一：

見歐教史卷六，十四章。克力門還說：伯多祿聞瑪爾谷撰福音事，不置可否。

註十二：如英 H. B. Swete, J. Rawlinson, 德 J. Weiss, A. Puech.

註十三：卷二，十六章。

註十四：按此處指希臘文經注，拉丁文方面，這時至少有熱羅尼莫的瑪爾谷福音注。

註十五：英 Swete，注瑪爾谷福音，分全書爲一〇六段，瑪爾谷福音獨有的僅三段，

九十六段和瑪竇福音相合，八十二段和路加福音相合。

註十六：L. de Grandmaison, *Jésus Christ*, 上冊，頁七三。

註十七：H. Pernot, *Pages choisies des Évangiles*, (Paris, 1925) 頁十八。

註十八：『Elevations sur les Mystères』，第二十三週，第二篇。

註十九：『De consensu Evangeliorum,』第一，第三章。

註二十：Lagrangé, *Évangile selon Saint Marc*, 緒論，頁七五—七六。該文對於瑪爾谷的用字和筆法，分析極細。

註二十一：瑪竇福音記若瑟葬耶穌時，就說：『移鉅石封閉墓門』瑪，廿七，60。

註二十二：並非說瑪爾谷從未見過耶穌，有些學者認爲本福音記耶穌被捕時，『有一少年，其身僅披天竺布，出隨其後，爲衆所執，乃舍其布，裸而逸』谷，十四，51—52，可能是瑪爾谷本人。

註二十三：H. Delehage 證。

註二十四：詳見註 C. H. Turner. *Marcian Usage*... (見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一九一五，七月號，頁三三八)

證二十五：V. H. Stanton, *The Gospels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下冊，頁一八七。

註二十六：Loisy, *Les Evangiles synoptiques*, (Ceffonds, 1907) 上冊，頁一一六。

註二十七：A. E. J. Rawlinson, *Saint Mark* (Londres, 1925) 緒論，頁四四。Coguel 也承認「全書主意，沒有一點來自保祿」。

註二十八：Rawlinson, *Saint Mark*, 頁一一一。

註二十九：如五，15 (Legio)：六，27 (Speculator)：六，37，十一，15，十四，5 (Denarius)：七，4 (Sextarius) 十一，14 (Census)：十二，24 (Quadrans)：十五，15 (Flagellare)：十五，16 (Praetorium)：十五，39，44，45 (Centurio)。

註三十：Lagrange, 瑪爾谷福音註，緒論，頁九九。

註三十一：Annales, 卷十五，四十四章。

本書引用新約篇目省稱：

「瑪」：瑪竇福音
 「谷」：瑪爾谷福音
 「路」：路加福音
 「若」：若望福音
 「宗」：宗徒大事錄
 「羅」：致羅馬人書
 「格前」：致格林多人前書
 「格後」：致格林多人後書
 「加」：致加拉達人書
 「厄」：致厄弗所人書
 「斐」：致斐理伯人書
 「哥」：致哥羅森人書
 「德前」：致德撒洛尼人前書
 「德後」：致德撒洛尼人後書

「第前」：致第茂德前書
 「第後」：致第茂德後書
 「鐸」：致第鐸書
 「費」：致費賴孟書
 「希」：致希伯來人書
 「雅」：聖雅各伯書
 「伯前」：聖伯多祿前書
 「伯後」：聖伯多祿後書
 「若一」：聖若望書一
 「若二」：聖若望書二
 「若三」：聖若望書三
 「猶」：聖猶達書
 「啓」：啓示錄

（中文字碼指章數，阿刺伯字碼指節數）

